

陳衍德

一個有文化的新移民群體

——重溫我的《旅菲日記》(三)



各說各話

在我的《旅菲日記》中有這麼一段話：「下午剛睡醒，曾榮權來訪。他是個氣宇軒昂而穩重的人，看得出因為成功而充滿自信，但又是吃過苦的因而謹慎。」(1992年4月18日)他是我接觸到的第一位「知識化新移民」，也是他引領我走進他在馬尼拉的「朋友圈」。

說起這樣一個新移民群體，有必要多說幾句。20世紀六七十年代從中國大陸向海外的移民，與此前和此後的移民相比，均有不同。19世紀中葉以降的華人移民，多半是文化水平較低的出賣體力的移民。而八十年代以後的移民，則是改革開放大潮推動下的新式移民。介于二者之間的移民，其特點，一是人數少；二是發展型移民多於生存型移民；三是出國後自主創業者不在少數。總之，這一批新移民的文化水平明顯高於他們的前輩，這突出地表現在他們的企業經營管理能力上。在我採訪的菲華各界人士中，就有具備這些特點的有為之士。

本文開頭提到的曾榮權，是這一新移民群體的代表人物。據我的日記，1992年5月29日和1993年2月25日，我與他進行了兩次長時間的訪談，其中第二次是他「帶我參觀了他的廠，介紹了各道工序」，邊看邊談。那是一家製造音響設備的工廠，佔地1400平米，設施先進，在當時全菲5家同類廠商中排名第三。1976年他移居菲島，在親戚的廠裡摸爬滾打，歷盡曲折，至1990年分家獨立，且發展很快。「是什麼動力使我這樣不怕挫折，幾次從頭幹起？我只能說是逼出來的」；「在國內吃過苦的人到國外後也才能吃苦，才能有這樣經得起失敗考驗的意志」。他1966年高中畢業，受過完整的中學六年教育，又經過上山下鄉的磨練，這為他積累了創業的無形資本。

曾榮權帶我採訪的第一位朋友是莊紫棟。我在日記中寫道：「莊十分健談，他是使人不會產生隔閡的那種人。莊是福建師大數學系畢業的，又會做生意，可謂聰明人也。」(1992年5月1日)雖然在創業起步階段得到其弟的不少幫助，但他從事的椰油業是菲國的大產業，競爭激烈且受政治影響，所以一切只能在實踐中摸索前行。他說「只要價格合理，品質好，講信用，就不怕什麼人來競爭」。

在訪談中，他這樣分析批發一零售與價格一贏利的關係：「做批發才能有一定的量，但批發價跟著市場行情變動。做零售，價格不一定與市場行情聯繫得那麼緊密。若遇市場油價下降，可通過零售來

彌補一點。」他的數學專業顯然有利於他在商場上以智取勝。同時他的情商也很了得，所以他才能適應錯綜複雜的政商關係。

曾鐵鋒的故事又是另一番景象。這位出身於同濟工科的大學生，畢業後分配到福建生產建設兵團，數年後因父親的關係移居菲國。但父親與菲籍另組有家庭，無法全力關照他。起初他與人合開汽車零配件廠，後來因應市場需求轉產小型家用電器。他懂技術，又潛心經營，產品種類不斷增多，品質不斷提高，在國際市場上也贏得聲譽。之後他又將經營範圍擴大到貿易。他說「我感到在生意場上能有所成就的人，是那些比別人站得高看得遠的人，有預見性的人。另外就是要有進取心，工作要十分努力。」他又說成功的基礎是能吃苦。「我在沙縣砍竹子時因幾個月都用鹽下飯，臉都浮腫起來。」在國內吃苦的經歷，支撐著他在出國後一路走過來。

除了以上諸位，還有劉德明、曾福應、吳幼源等人，都在我的日記和採訪中留下深刻的印記。限于篇幅，本文無法逐一介紹這些成功人士。但我要說，我與他們的接觸並不限於採訪，與他們的聚會也是瞭解其人其事的好時機。據我的日記，1992年8月的兩次菲律賓廈門一中校友會聚會，我都參加了。曾榮權、莊紫棟和我都是一中校友。榮幸的是，時任中國駐菲大使黃桂芳先生也是一中校友，他也出席了那兩次聚會。在無拘無束的交談中，我對他們的個性和經歷有了進一步瞭解。這對我的研究很有好處。回國後我寫了一篇「菲律賓華人知識化新移民的特點」，發表於中國僑聯的《華僑華人歷史研究》。此文的材料即來自我對他們的採訪及日記的記敘。

這些有文化有作為的新移民，在我採訪的菲華各界人士中，與我的思想感情最為接近。由於年輕時在中國的經歷，他們與我有許多共同語言。儘管他們當中有些人在出國前曾遭遇不公，但出國後仍對中國充滿感情。

因此他們對我的研究深表理解。1998年，當我的《現代中的傳統——菲律賓華人社會研究》一書完稿但出版經費無著時，他們中的幾位人士慷慨解囊，為我解了燃眉之急。

據我所知，他們對社會公益事業也是毫不吝惜地予以支持的，而不問其所需之處是菲律賓還是中國。這樣一個有文化的新移民群體，其心胸之寬廣，已經容得下整個世界。所有這一切，均難於言表。本文所引用的日記和訪談錄，僅能管窺其一斑而已。

王強

刺桐風華：從泉州出發，對話世界



絲路溯源

近日，筆者受邀至福建泉州聚龍外國語學校，與八百餘名師生分享關於泉州文化傳承與個人創作的心路歷程。站在這座國際化的校園裡，感受著「陽光、微笑、向上」的濃厚氛圍，仿佛看到了這座千年古城最富希望的未來。此次分享，旨在通過三個層層遞進的故事，探討如何在全球化時代傳承與弘揚中華優秀文化，特別是泉州作為「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所蘊含的開放、包容精神。

第一章：尋根刺桐

——對抗遺忘的文化長征

宇宙萬物皆有其運行規律。1977年發射的旅行者號探測器，終將在無盡的宇宙中耗盡能量，歸於沉寂。這揭示了一個科學法則——「熵增」，即萬物自發地從有序走向無序，從清晰走向模糊。歷史的長河亦是如此，許多偉大的故事若不加以記錄，便會被時間的潮汐淹沒，最終被遺忘。中華文明強調「立言」，正是通過文字的力量，對抗這種不可逆的遺忘趨勢。

多年前，筆者在海外研讀時，讀到關於泉州籍學者吳文良先生的事蹟。他受師長啟發，耗費畢生心血收集散落在民間的宗教石刻，為泉州的多元文化留下了寶貴見證。國外學者對他的敬意，深深觸動了我，也為我樹立了榜樣。

2014年，我回國參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絲綢之路研究工作，並於2016至2017年間借調至泉州申遺辦，親身參與申遺工作。然而，當我向國際友人介紹泉州時，許多人竟聞所未聞。那一刻，我真切感受到「文化熵增」的力量——一座曾輝煌的世界第一大港，正在被世界遺忘。這份遺憾催生了我強烈的願望：我要用筆對抗這種遺忘，將泉州的故事清晰、生動地呈現給世界。

於是，我開啟了長達六年的「尋根之旅」。即便泉州在2018年申遺受挫，也未曾動搖我的決心。在杜杜迪安博士與潘維廉教授的支持下，我深入研究，遍訪22處世界遺產點，並遠赴東南亞、印度、摩洛哥等地，追尋泉州文化的海外印記。

這個過程充滿艱辛與驚喜。古代航海者「牽星過洋」的大無畏精神，馬來西亞華總博物館「無私無畏，不折不撓」的標語，都給予我巨大的精神力量。我將這些感悟與研究成果，凝聚於《刺桐風華錄——泉州與海上絲綢之路》一書。在泉州申遺成功前，該書的中英文版便已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網站的推薦。

這本書，是我寫給泉州的一封信「對

抗遺忘的情書」。它記錄了泉州的輝煌，也寄託了我對這片土地的熱愛。通過這本書，我深刻體會到聚龍學校「知行合一」的校訓——唯有親身行走、感受，才能真正理解歷史，用行動對抗「熵增」。

第二章：文明方舟

——泉州的世界遺產密碼

泉州為何能成為世界遺產？其「突出普遍價值」(OUV)的核心，在於它對抗「熵增」的偉大實踐。宋元時期的泉州，「漲海聲中萬國商」，來自世界各地的商船匯聚於此，不同信仰、不同文化的人們和諧共處。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印度教等多種文化在此交融共生，形成了一個高度有序、和諧的文明生態。這在一個自然趨向於衝突與隔閡的世界裡，堪稱偉大的「反熵增」奇蹟，是一座在混亂海洋中航行的「文明方舟」。

九日山下，印度高僧拘那羅陀(真諦)面對浩瀚大海，達到「物我兩忘」的境界。這啟示我們，真正的智慧在於超越狹隘的自我，擁抱無限的世界。泉州的開放包容，正是這種智慧的體現，它證明了不同文明可以相互成就，而非必然衝突。

這與聚龍外國語學校「培養具有世界眼光的現代中國人」的辦學目標不謀而合。學校匯聚了來自五湖四海的師生，大家互相學習、尊重，這不正是對泉州海洋精神的最好傳承嗎？學生們如同生活在一個現代的「刺桐港」，從小培養擁抱世界的胸懷，學習創造連接，而非製造隔閡。

第三章：少年擔當

——點亮文明的燈塔

泉州申遺的榮耀屬於過去，更屬於未來。傳承這份多元包容的精神，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更是年輕一代未來的使命。

正如余愷庶校長所言：「最好的演算法無法替代深情擁抱，最強的算力算不出靈魂重量。」在AI時代，我們更需守護人性的光輝與文化的溫度。泉州的世界遺產，正是這樣一份有溫度、有靈魂的禮物。

希望年輕一代能成為「陽光上進、文明守紀」的少年，將文化自信內化於心，外化於行。在未來的學習與生活中，學會尊重差異，擁抱多元，成為中華文明與世界對話的新一代使者。

刺桐花開，海絲情長。願泉州的故事在年輕人心中生根發芽，泉州的精神成為他們人生最寶貴的財富。願他們都能成為「反熵增」的少年，用智慧和行動對抗遺忘，消除隔閡，創造一個更加有序、美好的世界。願他們成為點亮文明燈塔的人，讓泉州的光芒，照亮人類共同的未來。

劉先衛

校外施暴非「無關」，教育部門豈能置身事外



詩意衡南

寧夏銀川一名小學生因拒絕「借」出電動三輪車，慘遭9名學生圍毆、辱罵，甚至被脅迫進家中翻找財物。這起發生在今年3月的未成年人暴力事件，不僅讓受害學生小澤(化名)身心受創，更因後續各方的處置態度，引發了公眾對未成年人保護的深層拷問。

據媒體報道，事件發生後，警方根據施暴者年齡作出了差異化處罰：8名未滿14週歲的施暴者不予行政處罰，僅責令監護人嚴加管教；1名14至16週歲的施暴者被處以行政拘留12日，卻不送拘留所執行。然而令人

寒心的是，截至目前，所有施暴者均未向小澤及其家長道歉。更讓人難以接受的是，小澤所在學校的家訪淪為「試探家長態度」的形式，當地教育局面對家長求助時，竟以「事發校外」為由，直言「與其無關」，這一冷漠態度也被記者錄音證實。

公眾的憤怒，不僅源於施暴者的囂張行徑和輕飄飄的處罰結果，更源於教育部門「事不關己」的冷漠姿態。很多人不禁想問：難道只要事發在校外，教育部門就可以卸下保護未成年人的責任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保護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是各級政府及相關職能部門的法定職責，這一責任從來不

會因「校內」「校外」的界限而割裂。我國《未成年人保護法》明確規定，任何組織或個人發現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情形，都有權向教育等相關部門檢舉控告，而相關部門必須依法及時受理處置。

這意味著，教育部門作為未成年人保護的重要參與者，絕非「旁觀者」，更沒有「置身事外」的理由。

更何況，此次事件的施暴者來自當地不同小學和中學，這種跨校未成年人暴力行為，恰恰需要教育部門主動牽頭協調，聯動各涉事學校開展調查、教育和處置工作。《未成年人學校保護規定》早已明確要求，不同學校學生之間發生的欺凌事件，需在主

管教育行政部門指導下建立聯合調查機制。這一規定，正是為了破解「跨校事件難協調」的困境，而事涉區教育局事不關己的表態，顯然與這一要求背道而馳。

未成年人的成長環境，從來不是「校內」與「校外」的割裂空間，教育的責任也不應被簡單劃界。教育部門的核心職責，不僅是傳授知識，更包括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是非觀、保護學生免受傷害。一句「與其無關」，看似是對「權責邊界」的堅守，實則是對法定職責的推諉，是對未成年人暴力行為的間接縱容。

此次事件給所有地方教育部門敲響了警鐘：未成年人保護沒有「旁觀者」，更沒有「校外例外」。

面對求助，唯有主動擔當、積極作為，聯動公安、學校、家庭形成保護合力，才能真正守護未成年人的成長安全，才能讓受害者家庭感受到公平與溫暖，也才能讓公眾看到教育部門應有的責任與擔當。

陳理華

曾經榮昌盛繁的重歷村



特稿

跟著魏氏宗親走了好幾個村子，目的是收集有關魏氏的家風、家訓和特別傑出的人物以及相關的傳說、民俗……可是幾乎沒什麼大的收穫。

直到走近地處偏僻，四面環山，林木蔥鬱，空氣清新的重歷村。聽魏建兵提了糠殼山這三個字，才讓我們覺得也許就要找到某條可以進入的路口了。

進得有點凋敝也有點清冷的村子，一行人在魏建兵的帶領下，沿著那座位於村子當中糠殼山，差不多走一圈後。如今為了保護，已被綠色欄柵住的。來到村中央時遇到了耄耋之年卻精神矍鑠的陳文亮老先生，他是村裡早些年書記。魏建兵說老人八十多歲了，騎起摩托來還如年輕一樣豪橫得很。

當我們問重歷村名的來歷時，這睿智的位長者也和之前見過的村民一樣搖頭表示不

知道。就在我們感到失望的同時，老人接著就來了句：「砍不盡溪頭山上的村，買不完重歷穀倉的米。」

「有故事！」不知是誰地叫到，大有一種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的驚喜。因為從老人下半句話裡，我們彷彿看到希望，看到了目的，看到了倒在陽光下金黃的稻穀……我自自語地說著：「這是一個最接近魏氏之故事的村子。」

魏氏之何許人？據史書記載：在當時的宰相陳俊卿薦下，魏氏以平民身份進入朝廷謹見皇上，盡力上言國家的當務之急，要意是勸勉皇上把修養德行、修正民心、培養士人節操作為復興國家的根本。皇上讚許並採納了他的建議，賜給同進士出身，讓他擔任太學錄。

老人繼續說道：「在宋代重歷村有個大糧倉，周圍村子的糧食都會彙集到這兒來。做糧食生意的陳書榮，他可以左右當地糧食的價格。因為此人與當時的轉運史是結拜兄

弟。不是聽說這裡原先都是姓魏的人家嘛，怎麼又來了個陳姓生意人？」

有人解釋說，先前這裡住的都是魏姓的，後來有戶人家招了陳姓對馬，之後村裡才有了姓陳的人家。

村裡的糧食通過距離這裡不遠處的麻陽溪這各水路，運往全國各地，而外面的大石條就用空船運回建陽出售。有錢人蓋豪宅，就向他們買大石條。可以說是豐富的底蘊與富庶的民眾才創造出閩北古民居的特色。聽老人這麼一說大家恍然大悟，閩北本地不產那種大青石條，而現在可以看到古老房子大門、石階或有的村道上的巨大青石條，就是通過這種方式從遙遠的地方逆流而上，來到閩北的。原來那些光滑而笨重的青石條是這樣來的。

接著魏尚人老師說，這麼規模巨大的糧食加廠，可能與魏氏之社會有關……魏氏之當年的一切功績，或者說他是怎樣建社會，他那些社會的糧食從何而來，都已無法從故紙堆或民間記憶裡去查得證據。當一切的轟轟烈烈趨於平淡甚至消失在歷史某個深處無處找尋時，我們只能猜測。歲月的行走讓想像中的一切顯得那麼的凜然而遺憾。只能說是殘酷歷史留給後人的一聲長歎。

站在陳老書記門前路上的那會兒，我的

思緒也開始飛揚，好像看到宋時村裡碾米時的場景來。那挑糠殼的工人用兩個箴制的半人高的大竹篾挑來粗糙的穀殼傾倒於現在的糠殼山處。一日日、一年年，一代又一代，日積月累漸漸地造出兩座糠殼山。當年，糠殼山，這裡每天不僅會引來眾多的鳥雀來覓食，也會引來眾多的古村居民吧？鳥雀被人們趕得飛到遠遠的樹上嘰嘰喳喳抗議著，不管不顧的人們則在糠殼山頭忙開了。他們把糠殼用畚斗或土箕裝回家去攪火種。這樣出門勞作，中午回家時放在鍋裡的飯菜就不會冷掉；或做豆腐乳時在篩子的外圍鋪上厚厚的糠殼助其發酵；釀紅酒時酒罐的底部都用糠殼堆起來，一是可以減輕酒罐與地面的直接接觸，二是能讓溫度保持在一定的度數上；心靈手巧的村民還會把糠殼燒灰，用以做肥料或做米糠灰蛋之類的美食輔佐材料。就是這樣物盡其用，這裡的糠殼還是堆成了兩座大山，可見當時這兒加工糧食之多，之繁華……

望著那在村子中間和對面的像不老的傳說的兩座糠殼山，微風中似乎聞到了晶瑩白米的天然純香。再仔細看村子裡那些依然殘留的波瀾不起的封火牆或古老的條石青磚，或那些高門宅院倒塌留下的闊地地基……它們在安然平實中彰顯出一種精神上的昇華，無言地訴說著重歷村曾經的榮昌盛繁。